

孟子乐舞起源观新探

向 万 成

《孟子》一书，主要以讨论政治、伦理等为主要内容，对于文艺偶有涉及，也仅是只言片语。因此，要探讨孟子有关文艺的思想，就必须钩沉索微，去做深入细致的分析。

孟子的乐舞起源观，很少有人谈及，极个别论者接触到这一点，可又统而言之，笼而言之，断言孟子的乐舞起源观是唯心主义的。

《孟子·离娄上》有这样一段话，是谈乐舞起源的：

“仁之实，事亲是也；义之实，从兄是也；智之实，知斯二者弗去是也。礼之实，节文斯二者是也。乐之实，乐斯二者，乐则生矣，生则恶可已也，恶可已，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。”

这里，孟子认为乐舞是因对仁义感到快乐而产生，即：仁义→乐（快乐）→乐舞。因此，也就很容易得出孟子的乐舞起源观是唯心主义的结论来。实际上，细一探究，则大谬不然。

首先，“仁义”是道德学的范畴，而不是认识论的范畴。“仁义”一词，不论是在先秦诸子还是以后历代思想家那里，基本上都是用于谈论人与人之间政治伦理道德的。《说文》说：“仁，亲也，从人二。”。仁义，是在人与人之间产生的一种道德伦理观念、行为准则。所以，我们在理解孟子的这段话时，就不能用孟子的道德学范畴抵充认识论范畴。

其次，在孟子那里，仁义也并不是先验的。由于人们过去习惯于用孟子的伦理道德学范畴去抵充认识论范畴，忽视他谈论许多问题都是从政治伦理的角度出发这一基本事实，就先入为主地认为孟子的“仁义”观念是先验的，而不是在社会关系中产生的。其实，综观《孟子》全书，“仁”出现157次，“义”出现108次，孟子都是始终把仁义放在人际关系中来谈论，放在社会生活中来考察的。“亲亲，仁也；敬长，义也。”（《尽心上》）“仁者，爱人。”（《离娄下》）此类的说法，触处皆是。他谈“仁政”、“仁人”、“仁术”等等，无一不是联系到各种社会关系来立论的。孟子对人类的概念是明确的，他说“人”，是从社会学的角度而不是从哲学的角度出发的。他说的“人”，常是指人类，是指社会人而非自然人。因此，他肯定人类不同于兽类，人之所以为人，是因为人有“恻隐之心”、“羞恶之心”、“辞让之心”、“是非之心”，所以他干脆说：“无恻隐之心，非人也；无羞恶之心，非人也；无辞让之心，非人也；无是非之心，非人也。”（《公孙丑上》）同时他认为“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；羞恶之心，义之端也；辞让之心，礼之端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”。（《公孙丑上》）端，即萌芽、可能性。可能性并不等于现实性。说人有“四端”，并不等于说人（而且是社会人）有生以来就具有仁义礼智四种道德观念，而仅是说人有产生仁义礼智四种道德观念的萌芽、可能。道德观念只有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才得以产生、存在这一点，我认为孟子是清楚地指出了的。他说：“人皆有所不忍，达之于其所忍，仁也；人皆有

所不为，达之于其所为，义也。”（《尽心下》）认为只有将“不忍之心”，推及别人，才是“仁”，将“不为”之行，推而广之，才是“义”。可见他论仁义，是没有忘记社会生活（或社会关系）这个前提的。孟子认为每一个人，只要成其为人，都有为善的可能，“乃若其情，可以为善矣，乃所谓善也。若夫为不善，非才之罪也。”（《告子上》）这里也并不是说人生而有善，而是说人只有“为善”的可能，善与不善，还看为与不为，故“求则得之”，并需要不断“扩之”、“熟之”。同时，我们更应看到孟子还承认环境可以改变人的思想意识，改变人的道德观念，“富岁，子弟多赖；凶岁，子弟多暴，非天之降才尔殊也，其所以陷溺心者然也。”（《告子上》）只是他仅从自己的伦理学说需要出发，只强调为善的可能性，而不及其余。有片面性，因而也最易引起误解。但他说人之为人，就在于具有产生道德观念的可能性，这并不是先验论。

最后，要能说明问题，自然更应立足于孟子关于乐舞起源的这段话本身，在这里，孟子对仁义有十分明确的界定，指出仁义的实质就是“事亲”、“从兄”。“事亲”“从兄”就是仁义。反之则不仁义，若没有“亲”“兄”这类社会关系，“仁义”这类的道德观念也就无从产生，从名实关系而言，“仁”、“义”是名，“事亲”、“从兄”是实，无实焉有名，孟子善于思辨，我们能说他连这点常识都不懂吗？因此，孟子说乐仁义而产生乐舞，实际上是说乐因“事亲”、“从兄”而产生的仁义，再表现出来，就产生乐舞。

综上所述，孟子的乐舞起源观实际是：社会关系（事亲、从兄等）→仁义→乐（快乐⇒乐舞。说乐舞产生于对在“事亲”、“从兄”等社会活动中产生的道德观念的愉悦，虽不能说是说到了乐舞起源的点上，但因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，社会关系也是社会形态意义上的物质现象，所以得不出孟子的乐舞起源观是唯心主义的结论，而正是恰恰相反。

孟子的乐舞起源观，侧重于社会观念的感人心，和他同时或以后的重在自然事物的感人心的文艺起源观相比，认识上的进步意义不应低估。但其单纯强调乐舞表现政治伦理观念的片面性，对以后儒家正统诗论的消极影响，同样也是不容否认的。

（上接第89页）

我但愿，愿常怀千般心愿，
愿有颜如玉，有三朋六友相周旋。
愿有才华盖世，有文采斐然，
私心儿偏不爱自己的看家手段，
妄自菲薄如我呵，真堪叹，
忽念转君处，喜境换情迁，
正曙染星淡，如云雀翩跹，
离浑浑人寰，讴颂歌一曲天门站。

但记住您柔情招来财无限。

纵帝王屈尊就我，不与换江山。

总之，西诗汉译吸收词曲形式之长，是值得探讨的课题。

文学翻译作品由于读者层的不同，必然是多元性的，不可能也不应该只用一种模式或标准去衡量其价值。白话译诗较易制作，读者亦众，自宜倡导；但词曲体式译作也应得到鼓励和支持。事实上，近年来的文艺状态表明，读者层中对旧体译诗嗜好的比例有较大幅度增长，这一方面固然与我们国家实行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的文艺政策相关，另一方面恐怕也因为旧体译诗形式确有其不可小视的魅力，有待更多的文学翻译工作者将其发扬光大，推陈出新吧！